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No.6230



善
436
4641
云南省图书馆



162028

















山先生文集卷一

御史中丞李元陽

郎中

序

蕭見素林公生祠集序

生祠何妨乎周公曰記功宗以

寧周公亦曰明禋休享世生祠禮之

乎而舉於民也難也非有所私以愛焉已爾

所求遺愛焉已爾治初蕭見素林公

憲巡金滄于時夷寇猖獗據城負以首暴於



趙四境震驚公延䟽城趙以遏寇衝州賓川而
衛之以治其地夷用屏息民用安堵趙大
成平壤以生公去咸胥念罔釋以事神者祠公
表祀公也效禋享也永愛于不忘也越正德
辰巡察陳君原習至曰是人心井
可弗稱乃碑越嘉靖丙戌守郡葛
某何敢拂民之好祠弗可弗葺又
祠祀及公在趙所詠為集以傳
茲產受賜如趙盡序諸士雲則起對曰昔晦翁
以范文正為宋朝人物第一公在

皇明猶文正之在宋也迹公蚤歲立朝諫

憲宗請諫左道風節挺挺與為校理司諫者同治南
中諸所興建迄今賴之與守邠延者同晉用於

孝宗

武宗之朝撫江蜀殄寇亂與總西帥者同晚起於

今上龍飛之日掌邦禁詰茲刑亂宗論絃議有裨新

治與參大政者又同茲趙之祠與邠慶之祠同

矣祠之詩文與富楊諸賢亦同異時

廟享之配與魏國之封如周祀功宗享明禋者又將

無不同斯則有

國史以傳若是集尤可為遐土之對云覽者寧不
有感於斯

蒼山別圖詩序

蒼山別圖詩為石巖葛公作也石巖以秋官郎
知閩之泉又知滇之徵又移知大理卓有治行
瀕九載擢參廣西政蓋超格也鄉士夫重其去
繪圖詠詩以贈僉屬予曰子知圖之列景乎曰
錦江春水曰玉局夏雲曰洱水秋風曰蒼山冬
雪曰西峯瀑布曰碑院官梅曰三塔鈴聲曰五
華鐘韻曰龍關曉月曰然烏浦夕陽是也子知水

之潤乎雲之蒸乎風之清乎雪之白乎瀑之
乎梅之華乎鈴鐘之奏曉夕之暉光乎亦知石
巖為郡意洋洋流行如水之潤者乎庇覆垂蔭如
雲之蒸者乎感化動盪如水之清者乎庶介貞
固知雪之白者乎氣致高潔聲光震耀如瀑如
梅之類者乎圖之作殆狀之且寓思也亦知石
巖田茲以往望逾隆仕愈重其不為河為海
滌蕩垢濁能通百川潤千里澤萬物者乎不為
泰山之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滂雨
天下者乎不為風動四方太平瑞應者乎不為

夫那毒害豐年稼穡者乎又不為洗天銀漢為
和羹搗粉為爽序大鑪為宣日月之重光者乎
圖之作殆惡之且寓望也象有意辭有旨詩之
所由作乎子流序之乎曰有是哉遂書為序

題戴守曾君茶酒詩序

今夫為守難為倅亦難為世守者之倅又難守
未習事倅攝守之事者又難曾君倅鄧川鄧川
為大理屬州君攝守事親賓趙諸州又難也治
端九載有最狀能易其難者也行當獻績

闕廷鄉士夫合餞之龍關有酌君者曰君能易

難恒懷不少數引謝訪弗得請其欲為曾孫
乎曰弘宗正斗不屏派博衣某麻祿于公文矣
曷敢望諸有酌君者曰古奚惟不得所請嘗路
且數慰之旌之而

廷薦之茲將為胡宗羔下口宗器言戒賜秋膺
選脩然物表某庶無貽庇厥躬矣天為故恩
又不酌君者曰君請謝民賴然感不得請民
然喜及得代戀戀弗忍舍茲將為以伯律子曰
伯律中心仰藉既去復臨某門遠報民民法惠
我為敢望諸又有酌初酌與次酌三酌者并酌

君曰茲豈曾君問曰園就松菊時耶銓曹滿
之選胡忠安良致之薦今亦豈昔與耶君欲為
弘宗不為宗器伯律又可得耶衆皆曰然於是
各賦詩而別少予序之

贈柳泉馬先生象旗藩政序

頃滇南以事向告變

皇上震怒

詔守臣列日湯平藩司元參員關銓邠以鶴慶
柳泉馬先生請

命下時望甚乞咸頌

天子明聖慶渙之有遭且微先生大柄用也先生由
館苑司諫闈出守畿輔飭浙戎董晉學轉元參
至制之右轄歷試皆有聲效觸中貴人謫守萬
里外卒飛剡天伺為媒藥然完名峻節益聳蓋
礪惠政懋績著在邊鄙

皇上嘉其卓異復其蕃翰之寄庶濟于茲土易曰句
荒川馮河不遐遺則也

天子之先人也執不頌

明聖哉漢事孔棘先生分兵要害以邊竟外先事
策以贊當路以我糾紛以聲應援衆方倚借而

潘翰之寄加馬

天誅尚稽渠魁未殄先生與有責矣矧戡定之末據
郵控制懲勸庶邦必大馬先庶永利茲土書曰
食哉惟時柔遠能邇序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
率服先生昔嘗試之而茲尤急焉者也孰不慶
瀆之有遭哉大

天子簡命為滇也而非為滇已也人情喜慶為滇也
亦非為滇已也

皇上銳意治平登進英賢待以弗次中外舉欣欣然
先生卓彼

上知行躡臺省握樞筦移一方之安以救天下
國社出所挾而畢施焉庶可驚先生矣詩曰無只
君子天不弔之又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
謂與孰不徵先生大柄用哉茲行矣別駕彭侯
屬予贈言予因樂而道之

送邦伯劉公入覲序

予讀漢章帝詔至勅二千石尚寬明戒毋飾亦
嘗不竊嘆曰長者哉帝之卓見也夫矯枉者豈
非所謂許為察刻為明輕為德重為威者乎豈
明者豈非所謂安靜不煩懼無是者乎豈

為察刻為明輕為德重為威者非六條可參
暴煩擾者乎匪直元和何之元封以前亦
矣安靜不煩者非宣帝所稱賢人君子若
直元和難得神爵五鳳之間亦未易得也
夫刻暴煩擾者非若京小鮮擾之則亂者
也怨罔弗同矣賢人君子者非若而十
不劇直而可肆况而不懼者乎民所
弗同矣二者奚翅元元之休戚雖陰陽
脉理亂恒必中之漢世英主惓惓於是
有以故
皇明稽古為治尤重牧守考課之與視元封之制加

詳也褒嘉之典視神爵五鳳之制不殊也然而
吏治之別猶元和也惇惇者寡猶元和也

聖明更化

德意屢頒綜核新其極教且備潁川黃霸之治宜
有聞矣吾大理占得劉公收率自中始誠而能
勤者其尚寬州者耶賢人君子者耶肆當入覲
天子寧一待以宣帝之待黃霸者耶將治理如潁川
褒嘉一潁川後之徵

詔如潁川邦人蒙福寧有既耶門評循良專美有
漢以公之茲行驗之

心邦伯祝君入 觀序

嘉正月巳丑春羣牧

制當述職

朝茂子冬捷雖守拙野祝君當先期戒行郡之民

胥感若弗思釋君者乃胥謀曰頃東鄙之變

邇屠則酷矣吾郡東角邑亦其墟矣微公晝夜

設奇以守城守以死賊吾為無今日矣然則公之

德在三口與在吾子若孫弘矣曷世世能忘公也

矧震蕩甫定瘡痍未起徒三木渡所傾拊摩安

集之者公是恃公奚宜一日不在茲也必挽

留公何如或曰

制也必謂不當道因請於

朝何如或曰

制也必謂不當道因請於朝何如或曰

乎當也豈不欲為若俾公留乎

制也雖也

天子既見馮里意者且又有

詔豈不為若遂留公乎即

公乎豈不為若遂留公乎即

其不獲留吾長以烈吾民乎檢耳吾長之法

民之懷慕天顧序之以增行誼君起進士聖部
署悲然有聲懼守楚政忠卑民體其欣成而聖
典罷之寔非遺力也一意風化而學校之崇
院之學建鄉遂社學之備立時躬督課文敷
洋其丕振也茲禦剽寇完孤城以全閩郡旋
為西鄙列郡障蔽功七卓也幸存之衆偶與
新瘥非慈母其誰恃之固可一日釋邪如周
天子寧不以借寇者待君君果成行邪又寧不
以黃者待君君果可久留邪如民言以去而思
食而祝者報君且風米政雖君不可留亦莫

日不在茲邪因書之以復周君為贈行序

東平旅旅詩序

嘉靖丁亥冬十一月尋甸告變安氏之遺孽也
戊子春正月武定繼變鳳氏之餘孽也二賊密
邇於須胥扇以動覆城邑戕吏畔東偏石城南
偏威楚遂合圍省下要求切脅勢甚熾守臣檄
諸酋兵戰守以俟

上命噫林矣維時青城周公以副憲飭戎丁並小偷
武勇昭法令懸賞格餽馬馳至威播格
賊四蹙之楚擊郤之慮其潛出聞道能我要會

復馳至斥棟據諸險隘先扼之

命下詔諸守臣赴期盟定乃馳至淇陽共圖方略公
當分攻武定與諸道斤為犄角遂深入而討伐
之俘百人馘二百四十人招懷七百人諸道所
獲不算馬無何元亮授首而尋甸之賊亦就擒
矣於乎戮鯨鯢為京觀馴龍輒為赤子綈

九重南顧之憂戡黔中未有之觀公克咸厥功指也
茲旅旅而旋鄉薦紳播之聲詩附勅以九歌之
義俾乎序之君子曰惟用兵德刑政事典禮不
可易也伐叛刑也刑行則威柔服德也德立則

惠安民政也政成則親和衆事也事時則利軍
行有制典也典從則嚴賞共刑否禮也禮順則
勸公皆有焉斯坊之克定乎可歌也已行柄天
下之兵可視也已然則是詩也江漢采芣之前
驅乎可作也已

慶劉母太夫人七十壽詩序

七十壽詩慶劉母太夫人也太夫人少師寔忠
完公之裔孫隱壽翁之子禮部尚書

贈太子太保東川先生之夫人雲南按察司僉事
培菴公之母令

封一品太夫人也內則陰教提身滋後所謂唯
德能受多福者也今年十二月丙申寔維七十
之辰公率子

訓弗遂及堂之履政而望俛而思蚤夜勿復而感
乃疏

請端養日謝書德院留之巡院留之章交七時

天子詔天下平反公承

明德馳行部弭節出檢軍事事既猶以不得

請於已因釋南戶部員外郎張君舊令已也進曰

公黃英騰茂壯莫前入歌駸轡極用一日圖如

其私不可也是請詣得俞乎

明天子簡修進良以率在位雅負資望匪公曷先籍
是以展其私無不可也是請不凡處乎矧仲氏
中舍列禁近嗣器魁蜀省且輟南宮之試以待
大毋惟公之愧弗能已已盍寓祝于辭登辭
軸俾省兀為壽觴侑不猶公之歸乎於是羣鄉
薦紳翕為詠詞效魯人壽母之頌致贊贊焉退
予序之乃予能為卜商氏也昔人保先生為與
士嘗省資政公鄧夫人矣圭峯公不叙先生之
言乎曰微吾親何有身無吾身何有今日乎

親明年之壽不可以一日違也公之孝思猶生也先生得遂公弗遂斯其

請之亟乎公為戶部亦嘗以使事省大母矣文正公不作重慶歌乎重慶歌者豈公之歸猶先也公歸先生可以無歸茲省元在付而胡

請之亟乎上雲請誦主峯之言祿公之志載頌文正之歌慰公之懷傳以不得所

請為公歎之以慶太夫人躋于壽者猶其姑夫人刑于家者猶其姑夫人成其子若孫者猶其姑夫人儻郵而獻諸堂下太夫人未必不榮然

也語口雖無離憂不樂也雖有離憂亦樂也太
夫人望于公者一觴之壽已乎將移乎以為忠
乎公所以壽太夫人者一觴之壽已乎將竭忠
以為孝乎斯固諸詠歌者贊贊意也

送青巖余先生知岷峨詩序

國家重師儒之職簡用特異甲科遺才也苟有聲
焉得入臺中暨守貳令長為郡邑又有聲焉亦
得入臺中暨諸省寺與甲科之流相頡頏也周
官師以賢得民記曰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
長然後能為君也師而克任國弗克任奚翅郡

已雖方岳可也奚翅臺省雖公輔之望亦可也
皆在先正若胡頤菴魏文靖年恭定壽聲震列
皆其人也今

天子特下

綸音中令典顯拔儒碩以實在位青巖余先生掌
教大珥所期耳模則模範則範巡臺旌之撫臺
旌之總制大司馬伍公旌之遂擢知嵎我將有
進于嵎峨者也青巖蚤得鄉薦以乙榜著教於
滋歷安陸公安積有聲効甲科之選才也宜進
與甲科之流相頡頏也

君也今夫師之職以教舉道尊焉爾而惟陋之
安鮮克勸焉斯畫已令之職以政舉德隆焉爾
而惟詬之集鮮克勸焉斯畫已勸則修修則開
開則揚揚則進進則如鴻之漸也誰能禦之青
巖雅志也式副
國家簡用之意哉諸君子詩誥之贈皆吳鼎也予
何能序之乘常先也

江祀編序

江祀編南瀆獻官大史撰也太史祀南瀆者今
天子龍飛楚甸光紹丕圖分道近臣徧于羣望者也

祀四瀆者，祿瀆配天地，紀綱天下，明神之祀，國之
大事也。作江祀者，太史欽承。

休命職當載筆宜頌

鴻烈觀永久也，廣哉淵乎，幽明感通，影響也。休咎徵
驗象類也，黍稷馨香明德也，玉帛精潔無苛慝也。
祝史薦信忠信也，此頌之義也。與序在位，肆懿德，
懷柔及于河嶽一也。至其往來在道，形之永言，亦
風雅之遺音也。蓋求友生懷兄弟誦山南感時既
古，燕之矣。太史同官咸論之，有以哉。編總曰江祀
重所事也。太史者，新都楊氏用修也。

重刊家禮四要序

儀禮首冠昏終喪祭人道始終備矣節文度數詳矣而世降日滋廢且久矣於乎此文印一兩重歎乎宋晦菴文公本儀禮采諸家禮作家禮一書酌古準今簡易可行我

文皇帝頒學宮其明於天下後世篤矣瓊山文莊公隳桔家禮為儀節尤簡易也今鶴田蔣公又省儀節為四要彌簡易也期俾人人可行已矣公守廣平常以是書肆諸士力振頽風復之古道茲膺

簡命貳滇憲詰遜戎行部大理亦以是書授諸生移

風畿輔者以風遐上急於教訓正俗者與降典折
刑者與吾今侯改言請重梓用廣厥傳公可之耶
守富川劉君取謂令曰監司倡吾與若為古之師
帥也慎諸梓成汝言屬士雲序因讀而嘆曰要哉
夫季氏之祭至繼以燭温公之儀人所憚行非煩
乎難乎故占之意不泥古之文物亦定論也而累
浮文敦本實竊附孔子從先進遺意將卷作書之
本指也公無得之哉夫要衆體所會者也易易知
也簡易從也而禮之恭遜仁之忠懇義之時宜知
之密察罔不成已雖儀禮亦可槩也學者曷諸若

夫下固生民之坊土禪

聖神之化公之序悉美學者繹諸

送李君廷實知都勻序

都勻介甌貴間壤僻而險舊置衛兼領諸長官司
於弗靖弘治中迄用大兵戡定之廼設府專
統理蓋衛主鎮府主牧鎮主威牧主化鎮以威而
或戾不若牧以化而可馴也顧所統吏咸土授民
咸錯種號最難理為守者尤難於他守焉銓部必
慎簡其人以充李君廷實以右軍都督幕府擢守
茲郡或者難之予知君之優為無難也天下至難

馭者軍軍政尚嚴嚴近刻刻則衆有弗輯之患居
參幕府獨濟之以寬寬亦縱弛之謂也宏裕博大
以為容御衆之體也軍政尚密密近煩煩則下有
多擾之患君參幕府獨操之以簡簡非不事事之
謂也剔繁舉要以為務臨下之體也執此以往何
難於守亦何難於都勻哉史臣贊循良曰政畏急
張戒弗寬也又曰理善烹鮮貴崇簡也寬有保字
之仁而感死之道著簡有清靜之義而寧壹之化
成脫肆威用智由黃霸大卓茂雖中土齊民弗利
也矧險僻難理者乎昔衛諷守杜陽邦俗從化行

延守九真徼外慕義皆善用寬簡移變邊俗者
政迹章章有輝汗簡人心立獨化於古而難於今
哉然岷嘗辟大司徒鄧禹府延嘗為大司馬屬贊
畫大猷夙弘補益故所至有聲君先後兩參督府
世勲宿將譚新寧郭武定輩咸倚重之其為衛任
二子奚難哉行見都勻為桂陽九真之化矣君且
行五軍幕僚合餞之以予在鄉曲知君為悉屬序
於予予因道君之所以優為者為都勻慶也

轉注古音畧後序

周保氏六書曰轉注者文字之變通也非轉文也

轉聲注義變而通之自然之音也漢許氏以考老
為轉注轉文類豈匪通也宋王氏以長為長長行
為行行為轉至轉聲類豈匪通也吳氏以諸韻相通
轉聲相叶一字數音音函一義援古作證二千五
百字奇轉注之極通之極也元楊氏以並累衆文
互轉成注於文而弗於聲常也匪變通也夫六書
拒通轉注通音也音載諸經祖宗也子史而下咸
子孫也知音可通經也升菴楊氏博學好古洞貫
微奧正許之拘從王之正補吳之闕而昭保氏之
敬斯轉注古音略所以作也方諸韻補去取彌精

數亦幾焉才老斯道不墜之望慰矣乎宜並傳也
貳郡可亭趙君梓之傳也

古音餘序

夫古之音微矣泥于今者弗悟于古也古之弗晰
則併今之昧矣紫陽辨舟即舟非即舟從肉弓省
聲非從八孟不暇說文誤坡說亦誤疇史漢古字
時或僅存六籍今文轉訛何限君子每致意焉升
菴先生標古音畧若干言例也胤古音餘若干言
例外亦無窮也學者求之庶古之晰今之昧益免
矣

董氏族譜序

董氏族譜譜董氏之族也董氏之先可知者始祖
蒙氏布燮成入朝于唐考諸史咸通間也成以下
世次不可知至段氏布燮生生布燮誠誠生布燮
昇昇生布燮慶海鄧川同知寶慶生鶴慶知事是
嵩沙羅長官賜寶生救長泰宣尉學錄德佑則歷
宋而元也是生太和總旗惠以下救生恭以下則
入我

皇明矣夫世遠族微弗信譜之作難哉作譜者表
溪巡檢仁鶴慶六世孫也慨譜無存而幸碑表誌

狀之尚存也。爰遵譜例，首圖系次，履歷次，文獻可
知者，謹書之。不可知者，闕焉。譜成，將梓以傳。屬余
事之十雲出鄧川公裔也。竊欲譜而未成，喜表溪
之有志也。序曰：夫自小史職亡，大宗法廢，而後世
譜學興矣。然多藉以華氏族，矜門閥，非真世繫。雖
昭穆之懿，意也。宋歐蘇始嚴立法，天下宗之。然
忠尤以先世行於其躬，教於其子孫者，望於後
明允亦曰：觀吾譜者，孝弟之心可油然而生矣。嗚呼
斯制譜之意，奚獨奠世繫，辨昭穆而已邪？表溪
事於家，持身睦族，克慕前人，共作譜本，於後

人者非徒爾已矣嗚呼後之人其尚念諸

楊氏族譜序

楊氏舊無譜相傳居喜州之城北里大貫洲先
世譜廼作也始祖諱藥師正生二子曰正良曰以
公自正良而傳者為長派至六世曰賢曰智曰
者衍而為三派自叔公而傳者為次派至三世曰
公福曰福慶曰福者衍而為三派迄今蓋九世
矣始祖而上不可知譜自其可知者爾然亦豈具
成耶蓋吾鄉素乏譜牒不獨一楊氏也高曾而上
類多失考茲高祖而上又得三世焉是亦豈易能

耶作譜者奴公七世孫處士翁鐸也處士考譜懋
以剛正重于鄉鄰高年康彊平生究心宗系極力
窮訪以所見徵所聞以所聞徵所傳聞世舊有業
業同分可徵也世籍有墓墓同域可徵也畫得此
可信而無疑者而以命處士曰其為譜以成吾志
處士懼墜先人奉命迺作譜源流而經緯之得
古譜法且規七其曰為我寧之於我譜之道重矣
所以辨世傳中祖考各宗姓與孝弟勤嫻睦也自
其世繫之於後世有以族譜有氏族哉况并氏族
無之而不知本始者哉楊氏之族幸甚也今之族

人苟知由一此以至今日由有服以至無服雖千
百情之長其初一人之身也雖欲不親亦不可得
已從之族之化知由今日以至無窮由有服以至
無服雖千言其初亦一人之身也雖欲不
親亦不可得已從則孝弟之行興姻睦之風作廉皆
非前播作之力哉士雲處士曙也喜楊八之族有
語因駁斥之

寧遠茂續辨解

國家邊徼重地必簡命兵憲臣蒞之準古兵刑合一
之制蓋重任共煩議兵備兵民並守卓異者必超

各馬月七電所任馬

格柄用尤重厥任焉

皇上之紹大統登進英賢時川晏公既復儀部郎遂陟

召彈其請憲副

簡厥克任重也吁滋即六詔之地化父未單草竊時

也出而皆一既皆識者有隱意各為公至奮為已任

曰平民間不冠賦一始亂乃齊湖任古則然今豈

異乎聖人乃命平上命播種命制丁刊之

在古則

天子命成一其子於是

德壽錄方東勳一丁未年人以此書刊故每之一掃竣時

矣夫遇始亂則駸弗滋閔胥漸則焚可理敷教典
則化奠土居則安厚農生則足教祇德則中內治
脩則外益寧非公明以照之威以震之才以運之
德以本之烏能一弛張操縱間而邇安遠寧之若
是耶是可徵公之卓異矣刑可措兵可銷克副茲
重任矣茲

奏最有日鄉大夫士樂公政之有成慶遐土之有遭
且非可以久公也標事列圖彙為聲詩以歌之屬
余序之昔郤缺有言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

歌德莫可歌其誰來之今公之德孰非可歌者乎
欲人弗歌得乎其預有勸之道乎雖然此公之德
在一方歌於一時者耳行將

簡在

大廷超格柄用以總憲度振兵機聖愈隆任愈重移
一方之寧以救天下德之可歌愈大矣當書之史
策被之管弦與天下後世共之今日之歌奚足以
盡公哉

壽楊母七十序

嘉靖辛卯夏楊生萬化以父立齋翁母 氏偕齡

七月八旬予曰一元曷以慰吾親者惟茲孤晚之

七望八旬予曰一元曷以慰吾親者惟茲孤悅之
辰願先生言為壽庶有慰乎予時抱先妣憂未敢
言既生戰藝場翁不少延予重念生之感也甲午
春生禪越秋九月復曰一元不獲慰吾父猶幸願
慰吾母予不敢辭曰書云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
酒夫非盡人之子乎夫慶非壽乎壽七十隣八十
非慶之大者乎斯孔子所謂以喜者乎宜生斯切
切斯汲汲為壽且以慰乎夫壽德之徵也德斯壽
壽斯慶慶以壽亦以德也易家人之彖曰女正位
乎內男正位乎外翁拮据成家為龜勉內政有茲

續之風焉又曰家人有嚴君焉為父母之謂也翁義
方成子母督課孔嚴有和膽之風焉德也躋于耄
耄刑于家觀于族黨施于後人有辭于永世德之
壽也愛無大是者斯生所以為壽以慰者乎尚亦
圖所以顯揚為慰者乎若予言庸足慰乎

萱節福壽圖詩序

萱節福壽圖詩者慶魏母終太孺人八十壽也太
孺人龍關者宿翁之子

贈承事郎江華公之配通守重慶茲守蓬州江村君
之母也今年秋七月辛丑一貫維設悅之辰蓬州以

遷秩數千里歸壽堂下胡生案出圖洎詩謂予序
予後友蓬州稔知太孺人之懿行也江華公弱冠
登世太孺人始字五年舅姑大耋二孤在抱家政
古嚴娘如也曰孰與乃饗主婦非我職耶孰與庭
訓毋儀非我肅耶孰與問家內外非我正邪訖以
婦代夫而親安之以母代父而子教之以內正外
兩家類之親之安者孝平子之教者慈乎家之類
者貞乎孝德之順也慈德之教也貞德之幹也順
則不置教則有成幹則不渝三書備則天網續地
維立人紀完美可通神明表風化登厥典矣其被

封公燕冠被食祿養躋期頤受送州顯揚之報宜矣
慶有大是哉圖之為堂為節為福壽以成其微也
而節其本也惟德所節節斯福斯壽斯忘憂如堂
也記曰如竹箭之有筠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語
節也詩曰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南山之壽不
騫不崩語福壽也又曰馬得營草言樹之皆語忘
憂也斯今日頌禱之意非邪因敬序之

重觀滇海序

皇明聲教四記稽古作程內簡臺史外列臬司觀風于
天下

一人大觀在上四方觀化于下非以自方觀民何以設教

一人大觀在上四方觀化于下非省方觀民何以設教
嘉靖己卯聚峯毛先生以臺史觀滇維時中官肆
虐用邊巨室封利罔幅戎心叵測罔馭曰茲惟亂
本不可長也

疏論狀咸得

請大閱罷鎮軍觀熟服迄于今賴之報命中傷左官

壬寅以急息再至再觀巡洱海攝詰戎維時楚昨

父逃難變及後德散化難開草竊潛作難弭甚而金

沙可遠難于謀始曰茲亦惟亂本母紐乃教民事

安民淫嚴斥候議請疏江圖永久餘風用殄畢棄

學亦罔不成賴計卷太史題重觀滇海張之鄉大
夫七歌之退于序之於乎觀之時義大矣觀之初
六童觀罔鑒趣順謂之童觀斯昧六二闕觀寡鑒
從順謂之闕觀斯狹六三觀我生自審行可謂之
生觀斯察六四觀國之光明習國儀謂之光觀斯
有融先生德兼三四應上近五故云觀風上禘

大觀下禘觀化尊可射狐可獲戎可戒亨可幸寇可禦
大川可涉觀民設教明哉熙哉滇職永利休哉可
歌已予聞在昔介軒王公澤州楊公觀滇有辭罔
俾二公尊美西南又可歌已其諸觀陝與天下者

咸若是獨滇乎哉庸附羣言之首

咸若是獨滇乎哉庸附羣言之首

聚峯奏議序

監察御史聚峯先生己丑按滇壬辰按陝彙多奏
議輯其要者書為二策夫滇西南服陝西北服擊
天下要害鉅也自昔徵怨兆憂非增鎮守非壞法
乎非侵權利放越軌乎非開邊情滋寇偷乎非廢
邊運煩耗國乎在諸藩亦有然者置於下則心
要有大於斯乎先生毅為己責廼建議若之抑之
處之通之不遺餘力五壞十蠹五策四憂三等三
利之列皆本仁義盡事情準古驗今請於朝覆於

部下於制府行臺董振興釐一如

俞旨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者今德也夫石今奏議
陸宣公為稱首權德輿叙於永貞蘇軾評於元祐
簿暉註於紹熙咸惜其弗遇當行冀其獲遇後世
去爾先生遭逢逢

聖明經濟之才畧見展布中興美業與向補馬鴻翼方
漸遇矣嗣有條賈董之言紀貞觀之政金石不朽
汗簡有光無窮之間亦遇也詩曰樂只君子德音
不已有令名也夫疏河議附茲魚滇憲請者嘻亦
偉矣

三燕廉鳴序

廉鳴燕者

國家實興賢能之典也三載一舉天下同期御史
以按臺顯臨試事燕馬都御史以撫臺首脩文告
燕馬諸有事於試者燕馬登諸鄉書備諸天下後
世者也嘉靖癸卯白崖劉公撫滇適其期焉上邇
戊子厥弟五泉公復滇適其期焉又上邇弘治己
酉厥考石坡翁按滇適其期焉父子兄弟三燕廉
鳴天下古今鮮儼若與自昔父子舉士若楊氏於
陵嗣復有矣兄弟未也兄弟曰皇若李氏峴岷有

矣父子未也。二世盛州若周。八訪撫泊楚有笑節
制一道未也。劉氏非天下古今鮮儂者與矧西夷
未靜玩恂成風。石坡翁大振臺綱。一時震肅東都。
南平戍卒內訌。五泉公力遏亂畧。帖然底定。頃邊
境雖寧。戒心匪測。白崖公先事永圖。增拓防守。暨
揆文教。尤奮武衛。咸有遺於滇。故石坡翁歷都臺
撫貴竹。貳留部。訖晉尚書。五泉公歷銀臺。尹京兆。
丞都臺。撫山右。白崖公行且正。台席握樞筦。追
于考媿。美于弟而光大焉。咸有辭于永世。尤天下
古今鮮儂者與雲獲。誦三燕鹿鳴之什。竊為天下

古今無傷者身實猶言三
兵磨喝之仁難為天下

頌且慶吾滇之有遭也於是平書

春遊倡和詩序

詩詠伐木易繫如蘭春秋紀列國大夫宴必有賦
會敦好詩言志尚矣嘉靖乙巳閏正月乙酉魏江
村氏首會於比郭之園丁亥周龍津氏尋會於南
郭之亭庚申繼以呼氏會於水濱之墅二月乙未
泊壬寅楊弘山氏楊琢濠氏亦咸會於里舍會比
五詩凡若干倡若干和若干三月癸亥龍津氏遂
不起矣嗚呼尚思言請尚思言譏沙坪氏以會不
可常詩不可棄欲廢而藏諸亦敦好言志之一徵

也論諸江村氏務菴氏弘山氏俞田然遂畢諸節

氏事錄引

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無壞
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
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
三事是謂之善政謂之養民民事保錄崇十業戒
用休也錄懲九盡董用威也錄諸圖詩勸以歌也

錄夏職思導

子癸憲也錄詢仕功取善居也錄增五事加潤澤也錄
歲解記以身率一厥屬也及履申告先後甲庚變佚

為勸期底于績六府可修三事可和九功可叙九

歲解記以身率一厥屬也及後中告先後甲庚變伏

為勤期底于績六府可修三事可和九功可叙九
叙可歌有弗休休者乎威威者乎於乎茲聚峯先
生薦於教民者也於乎豈獨可教一方也已作民

事錄引

題跋

書范滂攬轡圖後

此范孟博攬轡圖也余讀本傳未嘗不嘆其風力
之勁而惜其去就之可議也方其按盜冀州守令
望風解去是雖登車一念之烈震壘境內亦少勵
清節之聲有以先之也挽汙濁之風而清明於一

旦孰謂無所自哉然孟博於此即當不復仕矣應
詔舉謠言尚書且疑之已且投劾去矣使遂懷
卷之道體如愚之所不其部歟未幾復就宗資之
辟竟罹黨獄斯可惜已雖然當時與孟博同風清
者有掃除天下之志如蕃有董正天下之志如胥
其物色落莫矣矣今此圖凜然獨存豈非孤標遺
烈卓爾不羣者乎朱零仰服其清裁王甫改容於
獄對鄉人候迎士夫侍立詔使閑傳之泣豈易得
者嗚呼此圖之所以傳也或者以元禮蘊義生風
鼓動流俗天下士波蕩從之然則孟博有所激而

然歟嗚呼孟博與李杜齊名者也雖無元禮猶

然歟嗚呼孟博與李杜齊名者也雖無元禮猶
余因是而辯之

書待漏院後

愚讀待漏院記至待漏之際相君得有所思乎
其思之云云其效至於皇風清夷蒼生富庶其思
之云云其弊遂至於政柄隳帝室危矣嗚呼何思
之善而利之溥何思之不善而害之廣若是耶根
於一念之微而肇乎理亂安危之大發於斯須之
近而被於海宇民物之遠一分舜燕於鷄鳴判辜共
於夙夜其皆職於此乎試觀往牒思日贊贊者百

工奏底績之功思日致以者萬邦成作又之效思
如偃月則禍人家國者豈小乎信矣哉一國之政
萬人之命繫於宰相不可以不慎也慎之之道亦
惟去其思不善者而就其思之善者如是而已矣
尚何禹臯之足讓而世道不登三歲五也哉嗚呼
斯固元之作記之意也

書董氏族譜後

按唐書酋龍遣清平
官董成等十九人詣成都節
度使李福將廷見之
成辭曰皇帝奉天命改正朔
請以敵國禮見福不
許遂許至還日財士俸議不

决福怒命武士碎辱之械繫於館俄而劉潼代福

生登峨山也次讀諸識又若諸生從先生登峨山也
夫詩之作重峨山也序之作詠之作重詩也識之作
重序詩重詠詩也凡以先生之重也故詩重故峨
山重故序之重詠之重識之如此讀者當自得之
題述書賦後

衛巨山四體書勢自沮蒼以迄魏晉王簡穆論書
自張希以迄宋齊沿革高下咸有定論載在史策
千古下人獲觀焉竇負外述書賦自周史籀迄唐
乾元之初評品與喻猶魏王也書評而下亦咸有
議厥兄司業稱其精窮要旨詳辯秘義信矣而唐

史不載希等見之然司業青囊書畫合覽亦列于

謙願兄云業稱其精窮要百計類秘義信矣而唐

史不載希得見之然司業青囊書甚拾遺亦列于
志此賦弗列史之遺歟書之顯晦有遇有不遇歟
時川先生近得寫本梓之蓋欲與魏王之論並傳
於世云爾

書啾鳴集後

啾鳴集者東評張子詩集也何名之曰啾鳴謙也何謙
尔和鳴而自為小鳴也何為和鳴東評閱歷多變
羨之聲詩若和平厚溫尔鳴而自為小鳴也何為
多變和鳴為廷尉評以許出為秋官郎又以許出
及判江州又以藩旣累如雖人勝終則天定人勝

者變也天定者常也東河可常可變弗激弗沮發
之隆詩者一寫情性之正斯多變而和鳴也和鳴
則其鳴也大矣而自名啾鳴非小鳴也謙也若
子論詩可以而觀羣怨事父事君皆言和鳴者也
孟子亦謂聞樂知德若季札而觀是已覽是集者
以是求之庶矣乎

題南巡紀畧

宋歐陽文忠公曰文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
吾昔官夷陵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
枉直乖錯不可勝數違法苟情不可不有且夷

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

和直乖錯不可勝數違法何貴可不可有且其

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
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蘇明允父子嘗聞此語余
每誦之未嘗不感嘆焉比憲僉車峯王公以書來
視啓械則南巡紀畧也閱之終篇則按部興革之
大者也於乎滇之荒遠猶夷陵也郡邑褊小猶夷
陵也政事乖錯猶夷陵也宜公之不敢忽猶歐陽
公也書曰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
事為政者允若茲之於天下也何有况滇乎

記

太和縣學尊經閣記

公

我

祖宗以經書頒布學宮以樹教於天下與成周詩書禮
 樂皆在庠序者越宇宙而同符故環海之內學皆
 有書書多有閣閣以尊經名示慎重亦張伯玉意
 也太和洪武乙亥建學維時草創藏書無所閱百
 三十年循舊就簡經書散逸甚有存者士竊病之
 嘉靖壬午憲副夷陵鄭公元以提學至請於巡撫
 都憲黃巖王公檄購經史子集若干卷櫝之堂左
 士咸感奮明年癸未冬憲副太倉姜公龍以兵備
 至謂郡守李侯楫曰書緝矣必斲於久盍閣乎既

曰度伍築基因基選材費不磨功不廢縮予俸餘

至謂郡守李侯權曰書經矣必勸於文蓋際乎

曰度伍築基因基選材費不磨功不廢縮予俸餘
無預公帑閣弗可成耶謂邑令朱儼曰其以時事
事迺建閣於堂之東自甲申春正月迄夏六月工
成修廣二尋崇損五一四阿重檐四旁夾窓闔爽
有度質文相鈞陞擯于中列帙如序士益咸感奮
既成之明日公率文武屬吏落之迺進諸生曰
國朝以經術造士所以重稽古求道真圖弘治理匪
為文具焉耳願書之

訓有之

高皇帝曰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君子知學則道與小

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必本於此

文皇帝曰此學者之本根聖賢精義悉具矣學而弗勉
是自棄也大哉

皇言萬代如見惡我後之人篤矣茲書之完開之作將
以祇承

聖謨風勸上類用寶惠於無窮俾勿壞諸生必服膺

聖訓必求道於精義易得縈靜精微焉書得疏通知遠

焉詩得溫柔敦厚焉春秋得屬辭比事焉禮樂得

恭儉莊敬廣博易良焉如孔子之所云者得之心

潤之身行之家效之鄉國天下庶於

素教於國極之恩為不負矣脫曰以青紫明經其而

潤之身行之家效之鄉國天下庶於

相宗教養罔極之恩為不負矣脫曰以青紫明經其而
畔經堂所望於士邪念之哉咸再拜受教益加感
奮教諭郝鳳朝列其事來告且曰惟王公暨鄭公
克存厥始惟公克永厥終曠于往昔肇自今茲可
書已矧公風節舊聞保釐遐土殄寇以輯黎人崇
化以正頹俗成威之表增修德焉憲度之中亟振
教焉多此類者而此其先又可書已願記之以告
來者士黨方為吾黨慶幸奚可以譁哂辭遂記之
尚永觀於後祀

壽萱堂記

歲甲戌予獲友周世衡于京師偕南歸予抱世衡
世衡曠如也時甲其中浩乎若不可窮心服之丁
丑偕北上予濫預館中世衡遊太學其曠如初而
浩乎若不可窮者如進矣之心服之明年以省親
別予曰某有堂名曰壽堂以奉母也願請記庶有
相乎縱予羅陟帖之憂久無以應自是世衡北去
且南歸再矣其曠如如初而浩乎若不可窮者愈
加進矣益心服之今年某適母令辰復來請媿予
何能副世衡乎聞世衡尊翁蚤世母王孺人以嚴
代慈所以教愛者出常母上恒曰而父必而有成

而盡圖不忘而父而母亦藉以見而父於地下也

世慈所以教愛者出常母上恒曰而父必而有成

而盡圖不忘而父而母亦籍以見而父於地下也
篤於義少親課學業世衡本訓惟謹始為諸生才
名勃勃舉庚午鄉試第二人人咸曰周氏有子也
有是母也及上燕宮以天下士自期待坎壈五
屣雖昂以人又感曰周氏子志不在小片是母也
母以子聞斯固世何許之之意然天運壯漸者言
將必成母教壽母之名於無窮也屏之久則信之
大鴻漸於遠鷗奮於海惟時焉爾行將魁天下致
遠顯不負所學與志以為

朝家之光以增吾山川之重人又感曰周氏子臻

大成有是及也後之稱周氏母者如歐陽氏之母
其壽寧有窮乎斯則世衡奇堂名堂之意也亦予
心疑世衡之素者也奚嘗曰假忘憂之草寓承歡
之慶也已

南朝世遠記

大正為漢西巨鎮四會之衝

關之南郭外為館以符迎送宿息又南為關門以時
啓閉今廢十餘年及見之此為承恩二坊刻石著令以聚
列日市肆且示觀也歲久寔廢館為訟已門為衢
已坊惟址已噫其所謂實之興忽之廢邪嘉靖壬

上吳時川美公又儀部郎中為按察使奉

已以作址已噫其兩計其之與忽之廢牙與靖王
上吳時川美公以儀部郎中為按察使奉

璽書飭戎茲土興墜振肅敷和於下迺乙酉冬下令
曰廢館南天神祠者巫憑為堦斥之可館也且無
重勞關之不門誰何何謹為敵樓庶有戒乎二坊
其新之無墜舊典既俾千戶閔宏嚴經受程董役
易祠為館前為高閣為中廳為左右廂後為堂為
軒負山而河前街周道術精而境勝也度氓居畫
處為樓基以崇臺環以石甃冠以女牆下關為門
上樓為榭勢巖而觀遠也坊並加高石刻如故址
為仍曰承恩南扁巡按江公題曰靖邊偉躋而對

時也肇十月辛卯訖十一月己未三旬成事不愆
於素矣百需有盡不煩公私矣衆胥驩說訝倏然
得是觀矣僉曰可記哉以告諸方來矣嗚呼周禮
野廬氏宿息井樹以寧客使司門與司關相聯以
幾不物司市分地日時以敘商賈皆王政不可缺
者故賓至如歸僑則稱之候不在疆國無寄寓單
于覘陳之不振矣重門待暴備之於豫魯鷄不期
蜀鷄不支以乘吾之便爾闌闌奠賈表道樹風亦
體國固封之攸寓焉是胡可一日廢邪然則
國切規制之備今日修復而增大者庸詎非識治者

之深慮邪其所謂賢之興與賢之復邪後之君子有

國以規制之備今日修復而增大老庸訂非謂治者

之深慮邪其所謂賢之興賢之復邪後之君子有
壞必茸無俾斯廢則幾矣後之不可已也如是夫
記之不可已也如是夫

梧岡書院記

本密賊比有老十之宮居人倚為媚神歲時會賽
雜糅成風德弊也久矣

皇高政元嘉時百廢咸貞雲南布政司參政劉公來中
是道行其快嘆曰邪慝弗祛曷宣化理正學昂
曷興善類非吾徒之責歟吾知之弗任任且弗
其謂之何既曰是宮也可毀俾勿能毀之重勞

易為書院因增飾之費不寡功不即乎斯也夫
能興學兵子弟惡息無從由茲誘與俾先鄉慕俗
可革風可勸抑不有俊秀副起與庠序之士並升
為列家之用者乎遂下令撤老子之額去諸像併
諸水火拉其紐而人之且白於巡撫都御史柏山
先生王公巡按御史羅公僉曰可哉公迺下所司
營畫基可廣者若干材可仍者若干不足取具於
免役贖刑贖罰者若干中為堂三楹左右為齋房
各三楹前為儀門一楹又前為大門三楹堂之後
為藏脩游息書房三楹工以儻匪逮於民財以法

匪預於官舉以時匪贏於詘旬三浹而告成名曰

匪預於官舉以時匪贏於詘旬三浹而告成名曰
梧岡書院守禦千戶魏鑿書來徵記余惟書院之
制肇於唐宋其最著若嶽麓石鼓白鹿洞是已蓋
庠序未修士學無所輒依林藪廷精廡聚徒講業
為政者或因而褒之

皇明文教熙洽學校徧海宇滇雖遐服亦寔與中州齒
木密為滇扼塞武人守關然兔置中林姬化弗遺
在中者何可無風厲化導之術耶肆公斯舉其嘉
惠一方之意篤矣矧矧厥頽風復之大道凜然孔
孟闢異端距揚墨家法其衛翼斯道之功偉矣學

為藏修泮息書房三樓工以備匪逮於民財以法

於此者必仰體公之心無負必謹循白鹿洞之規
併服嶽麓石鼓諸先正之訓無歎養之靜察之明
寺之確屨則復性惇倫以淑身範俗出則推所有
以利物無弗可者斯其可尚也已不則惜焉誕焉
畔道陵德而人固攸賴焉斯其可惡也已不亦大
孤今茲之創與耶斯尤可念也已公名鶴年字維
新而之巴人兩參滇藩其經畧邊壤康濟軍氓剔
蠹夷姦率先大體固弗止此者而此其一云

復建北關門記

先王城郭遠近郊關之制皆門焉以襲固也葉榆

先王城郭遠近郊關之制皆門焉以禦固也葉榆

城舊矣

高皇帝戡定之年

命守臣拓之據蒼河首尾為上下關又倚郭為南北
關皆所以為固也上下關遠而嚴恒完南北關近
而少弛今地廢矣完則有以備要害廢或有以啓
寇諭者往往有之近獨可廢哉兵憲姜公蒞治於
茲盜用屏息民用寧謐而職思其憂百飭整整既
樓南關門後樓北關門北加壯大趾如翼如與南
關相望管鉞惟謹閉禦孔嚴城若益而高障若益
而深邑居若益安以定蓋比於德為陰有肅之義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肅則固弗肅則䟽於象為坎有重險之義險則固
弗險則夷於宿為玄武有威之義威則固弗威則
玩固則戒而䟽而夷而玩啓寇偷也茲門之制肅
焉險焉威焉皆得固之道焉此之義焉且功多用
石固也瞰河之梁亦固也作之歲與南樓同時以
冬季月之令也視功以後兩千戶韓相其職之方
也推是類以徵公之他政皆非苟爾已也魯城西
郭春秋書之茲不可以不列為之記云

太平橋記

按志銀龍江源於上甸里或云白雲龍甸阿荒

也至於永平貫禦成而南城有水關制之城南孔

按志銀龍江源於上甸里或云白雲龍甸阿荒

也至於永平貫禦城而南城有水關制之城南孔
道之衝舊有橋曰太平每秋夏霖潦奔湍射齒岸
善崩橋乃數失後斃石為隄索址於淵用堅厥岸
橋乃可久弘治辛酉水鬪於東岸隄弗支淪及居
人橋乃再失自是水勢日東江面浸廣橋乃艱復
東西道阻兩司頻歲徵夫架木濟盈水輒擊去費
倍百下橋人乃告病嘉靖丁亥千戶趙輔謀於衆
曰事困有一勞而久逸者孰險弗可夷惟人馬爾
因請於分道之宣司監司申復橋便報可乃自庀
材勸氓貲佐之鳩匠惟良畫圖惟永掄巨木者三

十七章剡巨石者千餘丈煉灰六萬斤餘不在算
復甃東隄高丈有八尺長倍高九廣殺高一完西
隄亦如之咸壯于故為樓鎮隄以樓承巨木次以
木相承中以木相函管於岸梁於空橋長二八廣
殺長九覆以屋七楹兩涯連以樓各三楹表以綽
楔二守以石獸四廟以祠龍神于左咸故所無今
始有也信乎如鼇之戴岳之壓如大牙之函魚鱗
之密如蛟螭之盤結若飛若動繇是居者寧行者
利道塗可通阻固可守僉曰惟功之成斯千戶之
能惟能之任斯宣司監司之政君子曰夫辰角見

而雨畢余道天根見而水固成梁營室中而土功

而雨畢除道天根見而水涸成梁營室中而土功
其始火初見而期于司理先王所以不用材賄廣
施德于天下者也道路若塞川無舟梁是廢先王
之教也茲橋之復禮也百戶甘洪以狀及圖及鄉
進士楊元吉書仰來請記遂記之經始以是年正
月丙寅告成以五月丙戌

河建會講堂記

嘉靖元年冬大叅巴蜀劉公鶴年來守金滄二大
埤謁廟之日登堂課諸生進學官知講堂闕狀號
舍有樓亦莽焉舊矣相故址淺隘弗宜且密邇廟

殿時或譁聞非所以安神也迺得隙地於學之西
高爽溥長並學而隆適龍尾關有淫祠焉妖巫假
神效充河伯公亟命夷之撤其材材茲堂舍舍為
八號號為三區左扁為格致誠正右扁為修齊治
平閔門列垣翼學而起貳守陳君魁具事二為其為
記某無似曷能為役然公嚴明方正行若正關
邪繫弘化理茲舉寔惠吾黨焉容以狀之孔子以
學之不講為憂以朋友講習為麗澤之樂也貴於
講講資於會也允矣按說文講為論為語為究為
解夫論必稽之衆謀必詢之同究必精之極解必

解夫論必務之象言必言之同究必精之極解必

說之詳夫論之眾必博學也謀之同必審問已究
之極必慎思已解之詳必明辨也講之事畢矣凡
以明吾善也夫善吾之性天之元也經之訓也稟
而弗學是棄穀也學而弗講種弗播也講而弗美
弗豐於已弗澤諸物穽弗穫穫弗食食弗肥也嗚
呼此學之貴於行也不則雖多識之學攻堅之問
通微之思解題之辨紙為繁章條穿穴蓋歸於
煥世儒之學已矣於吾言也何有若夫羣居飽食
如聖門所嘗者又何望焉嗚呼此公建堂為今義
也足古人全體大用之實學也亦

國家建學造士之卜息也吾黨處其繹之

鶴慶府儒學進士題名記

夫士之學也始籍於學有名其進也始錄於鄉有
名又錄於禮官有名進錄於

大廷有名既立石於太學又有名夫士至名於鄉一
鄉之士已至名於

大廷則天下之士已又名於太學之石不啻以天下
士望之已夫士至於名天下後世豈易得哉名不
易得實之難副也名足榮也亦足憂也其端可恃
者安在哉亦求其實已夫以孫豹論不朽以太上

立德次立功次立名凡門於人亦以此為四科也

立德次立功次立言孔門教人亦以此為四科此
實之說也夫士苟善實有諸已也澤實被諸物也
樂實行諸遠也由類罔諸賢而上之也人將指其
善而稱之曰此真天下士也不則行指而議之曰
此無聞矣稱之終有弊於永世不則君子之所疾
已之心以天下士而不免於議豈可也哉耶然則
一不之題名樂在茲憂亦在茲

國之所以稱士者也制此鄉學是為非制也亦制之
書之意也蓋太學海內之士萃焉而觀之使夫人
自為之因無後之人也鄉學封內之士萃焉而

紀之亦使夫人自礪又因礪後之人也鶴慶為瀘

遠郡

皇明建學年科舉進士者私於士成於得一人焉正德
庚辰又得一人焉

國家之化成山川之平純積之久而發之遲亦自有
時哉嗣是而登若殆方歲乎常執胡公堂以大理
少卿素知郡事壹意風教偕同知張君廷俊通判
彭君菊淮官裁其時既新廟學遷鼎石題既登者
之名且族將來欲始籍於學者知所觀同名求實
以進於天下士之列既自礪又因礪後之人也

鶴慶府南共可已

鶴慶府南供河記

南供河在府治西南二十里發源山神消至白楊
塲俗稱龍泉者三穴高澗噴出曠旱弗縮下流恒
用烈瀆東入洋共紅而向田咸仰溉焉故名龍類
河左為大溝引水而北者四右為大溝引水而南
者三因各為支溝以注田者不計焉田為私墾五
萬賦為石餘五百戶為數百居為千餘室河之利
溥矣而恃以為利者龍泉耳龍泉連南為高阜曠
上可若干畝私墾家開利欲橫截泉上而田之在正
統中為土酋成化中為守禦於治中為豪民草其

以進於天下士之... 又因... 後之人也

長庚民以遇我上疏擲訟之諸事得進正德庚辰
有豪民者踵以智詭辭於府乞墾曰輪瓜里中老
水勘得賒報可遂給印帖登版冊民法想者相爲
也豪民者復說辭於藩司誣衆傾已下府覆之六
守王君甫下車得其情嘆曰此地此水果可謂奇
人當先爲之矣異族今日哉夫以棄地而病良田
恣一夫以威衆庶奚可哉迺連帖削冊咸伏其事
民驩呼相謂曰微我公南甸其業矣夫人效死者
亦永有懲乎諒仁鄉貢上趙志宏國子生楊懷玉
郡學生李紹綸皆紀事於石請不記於戲民非教

非上終非止非直上非水非茲故雨莫六非

郡學生李紹綸鼎紀事於石歸不謂不謂於戲民非穀

非生殺非土帛溢上非水弗滋故禹謨六府既饒
五行皆示告先而後世河渠之書溝洫之志加詳
矣蓋為民者所以興水利也涸也為之者引溢
也為之分泄察也為之修復又思民之乎也則為
之禁令所以禁其爭也抑總舉而已矣往後奪而
已矣昔關中何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竊上未取
利乎農用字極請皆徭費唐史書之釋然節
策南俱之利鄭白渠之極也魏象之過上非之壅
也高阜之壘自強之類也思可以小而變之者之
意固李吳也是宜書其事以高下雖然事方符不

屈出刺常州治行其年亦以給事言事補小
舉學省於守鶴言其風節治績亦生焉也又
宜書言言守守任顯廣失人起弘治乙丑進士

新建楚雄府龍門書院記

威遠城西有阜隆山曰龍門其得漢諸葛武侯
尚往嘗屯兵於此故名嘉新天我視予以戶部郎
中未知部事閱部集余史志嘆曰武侯三代以下
一人而已昔人賦其烈尚門大亦何歎故隆中
以寓居既祠之且為書院以養士矣茲惟過化之
地名並隆中因弗可表厥風烈以視後之人邪

斥淫祠五顯廟者因增飾之中為三楹肖侯之

斥淫祠五顯廟者因增飾之中為堂三楹肖侯之
像扁曰人龍左右為齋各六楹前為中門三楹
又為大門為緯楔扁曰龍岡書院應福廡筑几席
膏火之具咸備焉按西序弟子講曰於中時躬督
課學者爭自奮礪鎮南州守何思司教年緝分教
樊相以是奉宜有傳書來徵記於求龍靈物也聖
人作易始於乾而文象皆取於龍蓋乾之德猶龍
之德乾道變化猶龍之變化也體用隱顯惟時焉
爾故文言於初九有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
其不可拔鑽龍也由二而上則曰龍德正中焉進

德修業且及時焉聖人作而萬物觀焉動有海馬
此龍之見也揚也躍而飛且亢也說者以伊傳嘗
之顏子龍德而隱者也嗚呼豈獨歎聖賢然哉君
子法乾是亦龍而已矣後世若武侯者殆亦近之
者耶當時謂之卧龍素宏亦以初九龍蟠養之其
果知侯已乎迹其躬耕龍畝不求聞達抱膝長吟
寓意深遠自比管樂蓋亦謙詞其志操如此者辭
以修身儉以養德學以虛才靜以成學研精理性
惜歲與時其學術有知此者三顧既動搖然而起
明漢賊之大義以復興義已任草廬定計終身不

易受費毛瓜也師上表率上
不念其言雖功業未

易受遺託孤出師上表率法不食其言雖功業未
就而快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生仁義之風岳之萬
世與日月齊光可也其出處忠義經綸事業有如
此者嗚呼侯豈惟近於初九潛龍者邪然則祝子
建院像侯而所以揚名者非有元於斯乎其素切
於慕侯者乎亦欲學者慕侯而興起乎學者能弗
感於斯乎周子曰士希賢賢希聖蓋必志侯之志
學侯之學首以伊傅顏子為師然後可故曰君子
法乾是亦龍而已矣

鶴慶府西龍潭水利碑記

閘曰北清渠溉波頭邑曰南清渠溉秀邑至於
城東北置閘曰普利通流下潭分小閘曰消流溉
至周五二屯下潭東置閘曰永固又下閘曰會流
第為四大閘末為四渠開溉河頭至於迎春尾村
彭楊母屯又分小閘曰波流溉至城西九閘必時
啓開定等五潭例有祈報今表潭漸三峯曰秀其
建亭中峯曰禮神南峯曰齊明北峯曰偕樂以時
事事修告成嘑諧之廣已防之固已播之節已愛
之均已力之盡而慮之遠已民其永利哉他如奇
龍黑龍諸潭逢宓迎揖諸村唯此是後也董工則

千戶李英百戶王漢驛丞周寅耆民楊壽延張
以十一月辛巳始事正月戊寅告成衆固不
僉謀鑿石紀事鄉父老鄉大夫士學師弟子所守
禦合書以義官張贊暨諸生寸金高金輩來徵記
惟周官稱人潴以畜水防以止水溝以蕩水
均水匠人善溝水漱之善防水濼之成旱備也
洫廢民罔賴矣幸而文翁召信臣之流穿湔澆田
起水門堤閘作均水約束萬世言水利者必稱焉
繫君斯舉其法蓋周官遺意其功詎下二良吏
可書巴君名卿守級臣奉弘治乙丑進士為庶吉

士為合事中為庶吉士為進士為庶吉

士為給事中為畿邑為兵備為提學為參政所歷
赫有聲稱在浙則嘉恤民隱力亢中官得奇翫弗
辟左遷邀上裕如也尤師帥是任簡賦役清刑獄
罷追呼授經學以陳國製壺漏廩廩古君子風水
利一事尤代天施長地力衣食元元攸繫法當備
書廢來者知所嗣守俾勿壞民益永利哉

忠誠祠記

嘉靖元年冬十一月分守大叅巴蜀劉公某至大
理覽郡志徵政教既進屬吏與學之師弟子鄉之
父兄子弟告之曰昔武侯南征由越雋渡瀘入洱

平永昌遂人淇池迹其納馬設之言難或者之諫
其經畧大猷寔震陽昉固茲土之永懷者矧疾為
漢雝魏自隆中受顧永安世道三濟而告終不以
一時利鈍易不共戴天之心其忠貞大節塞宇宙
貫日星尤後學之所當依歸者集倫多後佛宮三
塔為表習之朕正舊矣而疾獨弗祠何居蓋易以
祠候以昭令德湯遐思因為精舍以俾後之人不
亦可乎咸驩然曰公之惠也茲土之幸也迺命去
諸狄像並圖闢剝若干來視曰正殿鉅而麗候祠
無踰是已法堂豁而邃足可為講堂已僧舍翼而

整是司為左右齋已它迤邐而相附者皆可為書

整是可為左右齋已它迤邐而相附者皆可為書
舍已佛閣傑而巖其為覽勝樓哉祠扁遵

賜曰忠誠也或守陳君魁屬其記余惟仁者講功知
者益起功微之勞也記實之民也國之典也政教
之所成也或書建興之初四郡攜吳撫而不討開
關急民一舉不再以為恢復之基者必茲上馬先
南方既定然後北向中原興漢討賊斃而後已所
以報昭烈志後主者亦必茲上馬先勞之徵也營
星告變百姓巷祭戎夷野祭誅甘棠而寫金象者
豈獨河陽之可廟耶習隆之表迄今猶有遺憾民

之質也濯濯風烈千禩在人觀廟貌者思切肅清
像者思德的正思者思成事以廣才明志以弘遠
以進蹴占仁呂之流以不忝於侯是政教之成也
今日之舉莫越哉亦莫可不謂仁且知矣抑是舉
也為不匱財日不廢時官不煩業節也又華鳥皆
可書侯必安之其因樂為侯之從云

大姚縣新建儒學記

大姚縣隸姚安府與中屯十戶所城白鹽井提舉
司同城古菁於地距府頗遠

國初未建學縣其所若司並簡諸生寄學於府

辛慈尚共意佳觀越百七十年士益奮厲人益勤

梓懸隔供億唯艱越百七十年士益奮厲人益艱
感嘉靖巳酉

皇上御極二十有八年滇徼賢校相望漸增縣片所若
司其鄉官鄉父兄子弟合言於縣願建學以廣教
思新人文百爾經營弗頽于費弗勤于民我泉戎
毅我輸以成維時縣令王子佩白于州郡守趙侯
澍白于巡撫都憲顧公應祥巡按御史林公應箕
下三司詳議以送上

請署印叅藩王公劄憲副張公永明督學憲副胡公堯
時魚閩石公那憲會報憲知議擬院具疏以

下禮部覆宜如議

詔乞之降印錄官守學諸士悉歸于將齋膳科貢悉
知令先是官為計畫諸區，始功分事，亦工周為綺
垣為櫺星為泮池戟門為先師殿為廡為神厨
聖牝亭又為儒學大門二門所入為明倫堂齊為
教一亭為啓聖祠為官廡闕廟傑構為華景飛山川
曜閭里瞻依於環游歌奇氣倍百今茲大姓責異
社昔府承臺徽走書幣屬記予何能為後審聞
諸記大學之道由小成至于大成教之人倫有七
教之所由興有四所由廢有六學有四失教以長

善而救失也要在明德新民焉爾說命曰惟學遜

善而救失也要在明德新民焉爾說命曰惟學遜
志務時敏學此焉爾又曰敦學半念始終典于學
數此焉爾嘗微諸泮宮之詩自敬其德至于明其
德廣其心固其術為學之本自威儀末第之脩至
于射御之習車馬弓矢之備為學之事自取
祖之格至于多士之化遠夷之服為學之功物我
皆成體用無備斯

國家建學造士之本意化民易俗之大機教思無窮
人文成化非苟為文具已矣吾黨益其思於乎
吾黨益其緝思敬述為記

議

賑濟飢民議

通者諸路小旱飢殍載道河北畿甸之民尤甚將
有相食者有司日夜以賑

命下廷臣議戶部請買餘土計度用其勸設實度緇
流胥吏等第學使輸貢皆鑄釜計耳其何以行
目前之急而法激激付諸之民或鑿之故災極窮
胡可遲緩聞議亦出八倉米二十五萬石通州
二十萬石揭榜通衢分日監糶禁豪右之侵越定
市肆之價額弊固不能去益祛而利亦以溥矣雖亦

手無錢之人不問沽食之何然米價既落凡有

市肆之價密粳固不能止益祛而利亦以漕矣

手無錢之人不付沽金合之利然米價既落凡有
旬月况巨之溢皆視如青之可時糧必倍矣不
有生息人莫能於京師既糧則近京諸家米
價亦落河潤之利孰謂不九里成又議外省災傷
重處遣大臣會監司輩守令設法賑濟其法亦不
過發廩勸分減常平之值嚴閉糶之禁而已雖逐
逐抄制所及不能皆備而正書簿籍以報不可皆
憑亦利亡而害三者也固不可以其害而謂其無
益也嗚呼是固今日救焚拯溺之意亦云善矣愚
竊以爲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聖明在上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而急救之而奚暇
計其費用之多少乎譬之平旦之家置田墾畢佃
客木望租課非行仁義也水旱之年放欠負給牛
種誠恐客散而田荒後日之去必倍今日故也况
有天下子萬民而不計其困于思竊願京師糶米
之外單款內帑之錢今歲臣新之轉行有司細刷
編民之飢者賑之惟以賑之字掛直得宜則其
利亦溥蓋京師畿甸之民之利片糧猶可自給而
無錢入市填此溝壑者獨編民耳而可不為之惻
念哉外省災傷重處許以上供數內量為截留或

十之三或五之一見災為差以由諸糶備給散則

十之三或五之一視災為差以庶儲糶備給散則
其利又不止七而已是二者雖待豐歲還官因實
以與之亦可也如是而又命內外使臣監司切責
長吏必體

德意居其部內生活多寒屯為最艱涉以之務核實
迹不實並亦然知百萬象之命可注於時月客散
田荒之患亦所憂矣雖然此則所謂急則治標者
也若夫緩則治本者願醫國者自是其留意焉幸
其謹議

金沙江議

按志金沙江古名麗水源出吐蕃界共龍川犂牛
石下名卑水訛稱為縣東經巨津寶山上州三面
環麗江府東經鶴慶受漾其江諸水又東經比勝
州受桑園龍潭呈湖諸水又東經姚安府心青鈴
大姚龍蛟諸水又東經楚雄定遠受龍川江諸水
又東經武定府受元謀西溪諸水又受滇池諸水
諸水又東經東川府西入瀾滯部受尋甸牛欄谷
辟囉囉化諸水又東經烏蒙西又東經鹽井諸水
會川越巂諸水瀾水心懷遠宜遠越淇雙橋長
河瀘州大河洞羅打冲東河熱池諸水又東至

馬湖府受尼洪大小汶諸水又東至叙州府受大

河瀘汴大瀘瀘羅打冲東河熱池諸水又東至

馬湖府受泥淇大小汶諸水又東至叙州府受大

江此南中西北之險蒙氏得瀘江清者也按史漢

武帝遣馳其侯開越焉州子連郭以年開益州郡

諸葛武侯渡瀘南征斬雍閭諸夷獲邊平四郡定

瀘地皆先奪此險也始通西南諸夷歷晉之隋通

維摩常至唐蒙氏世為邊患至西魏時美屋寇黎

雅二州一破然中四盜亦川甘少據以險也邊基

南詔亡傳之馮宋太祖鑿此以玉斧畫大渡河曰

此外非吾有樂此險也遂小鄰地世陵氏一百餘

年之僭元憲宗乘中囊及後渡江唯諸大野擄陵

智興破此險也遂平西南之夷

國初梁王拒命我

太祖高皇帝命將征討神機

廟筭來也

聖裁諭謂川徒等曰關索嶺路本非正道又在西
北蓋謂此也歷代出其背後險而捷近火兵當其
吮前險而懸遠且屯且伐獨難於元始收戡定之
功故世固謂皆恃其險乍臣乍驕迨憐謂馮深阻
峭紆徐政道家郡謂喪牛於易患生無備誠確論
也夫雲南四大水惟金沙江合江漢朝宗於海為

南國紀人設地造本為一一下用也歷代乃棄諸夷

也夫聖皇南四大水竹金沙江合江漢朝宗於海為

南國紀人設地造本為一用也歷代乃棄諸夷
酋資其驚驚雖建五城以斬斬自守時或陷沒豈
知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脈絡禹貢於其刑末
必曰津其水達其水入其水逾其水蓋紀貢道達
帝都著天下大勢以水為經紀也孰謂滔滔大川浮可
達反念而陸乃比至永寧東至鎮遠不亦勉乎禹
外薄四海各迪有功六一勞久逸暫費永寧執事
之議詳矣為國家慮深且遠矣所謂計費各賞責
效纔言斯固古今之恒態不可成天下之事者也
然英傑見同必有繹之者續神禹跡鑿之迹恢四

海會同之風息東西兩路之肩
拊滇雲百蠻之皆
昔為絕險阻區今為掌中腹裏

皇明大一統無外之治億萬年無疆之休實在於此
凡有識者咸曰望之庶幾見之惟執事留意幸甚



大理郡名議

謹按郡名以地以人 以物以因事取義古也大理
之名奚取焉僭也僭宜黜而不黜者宋元失之也
大漢大唐大宋中國帝王有天下之鴻號也即大
夏大商大周之義也曰氏小醜也安得而僭之自
閼羅鳳僭號大蒙國曰龍改號大禮國厥後鄭買
嗣號大長和趙善政號大天興楊干貞號大義寧
皆效尤僭稱大也段思平遂僭號大理國矣偽國
號與僞紀元偽謚正同此而可與孰不可與宋以
段和譽入貢冊大理國王元虜段興智置大理路

是與之也奚可哉昔吳楚皆僭稱王春秋書荆書楚書吳書人書子於越亦然正名此一統之義也國初仍宋元之舊而未有以是

請者

請奚不可而亦因之者豈一時不暇計歟抑將有待歟大理僞彌借擬帝王乃以名即名莫之或黜幾三百年于茲矣自古削平僭亂未有以偽號為部名者有之實自胡元始胡元以夷亂華無足論也大明用夏變夷而可仍其舊邪洪惟我

高皇帝混一區宇首正嶽嶺海濱山川城隍不經之號

逮我

至中興後正生師正子先賢身儒不經之號兩正千
古之宗此絕無曠古有關於天下萬世之綱常者
也及聖朝若以亦一之聖自謂天下萬世之
綱常者也而可非正字之應以文傳古記德志
自開羅風遠段思平許成洋興其偽國號其其偽
紀不崇其偽謚其其偽昭簡策信經明古倘或可以

上開列

請即寄與潛編於既往之名實於子來此巧擬於前
朝揚清明外

今日不獨一之快及一之萬世之快也亦春秋之法
也式河之天下事各各夫官用大之河行不事也
理十亦以備火河也一觀上之也下事也德大
川名也本也地理大理縣名也本姓天家所
以地以之也故以河事取義者也本姓天家所
也其地也夫事也三也本姓天家所也本姓天家所
禮店之湯也推以而觀事之定事以而觀事之
猶有春秋之意也夫在末元德德王上校術中
魏然以大理州稱字元亦魏也又大理州之史亦
以大理傳之也春秋之法也又以此名郡以稱號

今天下為土也春秋之意也夫對齊郡志考乃郡

於天下萬世矣春秋之意遠矣因脩郡志考郡名
謹議以族

補議

按宋史外國傳曰大印國即唐南詔也夫宋之大
理即唐之南詔宋曰大印之理之附屬大印猶唐酋
龍大禮之僭稱大平印其制大真印之僭稱大乎
段思平僭號在石晉天福間宋太祖削平海內鑿
唐禍基於南詔棄而不取故大理海濤一步不通
於中國不領於鴻臚至隆慶和門段和敏遠寄
紫涼等入貢制以和峯為重山節度使時大理國

王夫節度使之後是矣人曰國之儲可應乎乎使
當時如唐制乃為南詔置十節度而南詔不
出此遂使大理淫之僭彌借而南詔二百二十
年元日之稱大理路若元一節度

國朝曰之稱大理府者百八十年矣此亦僭政之失
亦史官之失也夫脩晉書宋也豈不知首龍大
禮之俗乎脩五代史皆宋也豈不知賈胡大長和
之僭乎宋脩本朝實錄獨不知以氏大理之僭而
封之而傳之不著其僭何利視唐史為南詔傳五
代史為雲南驃信為南詔變傳其實者何如耶見

者小國專國名亦以也凡八人又物以因事取義無

諸外國傳國名亦以地以人以物以因事取義無
僭稱大者何如邠噫謬也甚矣惟朱子通鑑綱目
特書南詔僭號又特書長和求婚於漢獨不書大
春秋之筆萬世之法也長和不得稱大則大理不
得稱大明明矣似應疏

請於

朝革去偽號更

制郡名正宋朝之火滌胡元之汚俾春秋之法昭昭乎
大明嘉靖之間統紀殫滅名山大川罔亂不亦燿乎否則為
蒼山洱水之羞寧有極也永
例之永昌

東漢郡名也

國初為府洪武壬申省府改金齒軍民指揮使司金齒在郡南千餘里夷名也嘉靖壬午撫按連章令疏革司復府仍從舊名也夫以永昌舊名歷漢晉迄今革而可復然則大理僭號歷宋元迄今因而不革可乎况大理僭號不可不革尤急於永昌舊名不可不復者乎斯正春秋之法夫復古重戾古之義明徵不遠矣今不議可不可乎愚既為郡名議以附於志復贅此以備觀風者采焉

辯

星野辨

按經國志天及三豎離參並列東牛與尾維州志
地經曰東井與鬼參之分野也其界自弘農故關
以西至北扶風馬州止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
西南至巴蜀廣漢雒陽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
酒泉又西南有將物越蓋益州皆宜為馬嶺麟參
觀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
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滎陽新及兩洋長平潁川之
壽陽鄭封傷浚河南之開封中平武陽之酸棗卷
中魏分也是所自異矣皇甫謐帝王世紀自畢十

二處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流之吹今晉魏分野自
井十六度至鄉八度曰鶴首之吹今秦之分野是
蓋異於班固故然姑錄二子甚為乖互未知取舍
何所准的然費直起井十二度東井起井十一度為鶴首陳直
范蠡鬼谷先生集及齊書用張衡並云實流
魏蓋州蓋州八分七度故為入靖三度李淳風
白平三乘井為實流之吹野屬蓋州是又與
班矣洪家齋論經分音地得河內河東數十縣於
蓋州亦不印下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乎僧一行

人及牛與鳥首也乃東井十二度餘二千一百

以東井輿鬼鶉首也初東井十二度餘二千一百
七十二秒十五太中東井二十七度終柳六度自
漢三輔及北地上郡安定西自隴坻至河右西南
盡巴蜀漢中之地及西南夷犍為越嶲益州郡極
南河之表東至特柯古秦梁幽芮豐畢駘扛有窟
窰涇州涇庸蜀羌髳之國東井居兩河之陰自山
河上流當地絡之西北輿鬼居兩河之陽自漢中
東盡華陽與鶉火相接當地絡之東南鶉首之外
雲漢潛流而未達故狼星在江河上流之西弧矢
大鷄皆徼外之備也西羌吐蕃吐谷渾及西南徼

外夷皆占狼星是又詳於班矣近蘇伯衡氏猶以
為踈遠而著論有異同焉夫合梁於雍地相近也
連實沈於鶉首次相近也兼參伐於井鬼宿相近
也矧懸象在天其本在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
而不係於方隅其占測以河山為界而不主於州
國此一行之所獨究者也分野指列宿所屬之星
上古書已亡列辰紀天運日纏之度舍曆家取證
因度舍所在而妖祥見焉則所屬之地亦可徵矣
此蘇氏伯衡之所辨者也載考星經太白金主益州
亦主畢觜參北斗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候之

丁亥為永昌熒惑主與鬼宿星主東井天市垣二
十二國有梁巴蜀女下十二國有秦楚晉五車星
西南星主熒惑魏也西北星主太白秦也春秋文
耀鉤曰雍州屬魁星河荆屬開星元命包曰參伐
次為益州太乙家曰明堂為益州經緯之星未嘗
不相屬占驗之法未嘗專於一也姑述所聞以俟
知者

山川辯

按點蒼山見於唐史南詔傳又見於元史地理志
無異名也而傳者或以為即靈鷲山蓋借稱爾靈

鷲山在天竺國即漢身毒國都臨恒河一名伽昆
黎河靈鷲山詞語者閣岷山山是青石頭似鷲鳥
餘並見通典通考及范石湖吳船錄

按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通典以酈道元注水
經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與地志以
為至棘道入江其言與禹貢不同孔鄭通儒莫知
其所或是年代久遠遂至墜涸無以詳焉蔡氏作
傳引地志出犍為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出張掖
笄山南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於南海樊綽以
西夷水南流入於南海者有四曰縣水即古之黑

人
星
人
及
楚
草
以
龜
水
為
黑
水
者
恐
其
夾
小
不

水也程氏以樊綽以麗水為黑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為界所稱西洱河者却與漢志牒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尤為證驗王景常雲南志以蔡傳以西洱河葉榆澤為黑水以今考之雍梁之界皆曰黑水則黑水當自雍之西北以經於梁之東南惟蘭滄江為然源出吐蕃嵯和哥自西而南至麗江蘭州入雲龍怒人南過永昌八十里又南過楚雄臨安車里大甸七十城門入南海豈即古

之黑水與周文安公疑辨錄曰甘肅志載甘州之
西十里有黑河流入居延海肅州之西北有黑水
西流荒遠莫窮所之是其源出雍州之西北而流
入梁之西南其正西則蓋流繞西極之外而無所
據見地之勢西北最高故能徑西而西南也雲南
志載金沙江出西蕃流至緬甸其廣五里而徑趨
南海此得非黑水之源出張掖而流入南海者乎
樊綽以麗水為黑水麗水出吐蕃黎牛石下歷鶴
慶至馬湖出叙州入江樊氏徒知金沙江為麗水
而不知雲南金沙江有二一在緬甸者流而南在麗

江者流而北麗水歸東海則非入南海矣以麗水
為黑水非也程氏以西洱河與葉榆澤相貫可二
十里既是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然西洱
葉榆皆出大理境內而遂入南海雖在梁州之西
南徼外而於所謂至三危界別雍之西境者果何
所預哉是以西洱河為黑水者亦非也地志以黑
水出南廣汾關山今南廣水出叙州之西南夷地
其源流不過三百餘里至南廣洞則入岷江於所
謂至三危入南海者亦無所預是以南廣為黑水
者尤非也要之出張掖者為是愚竊謂河之難窮

者源也歷代皆主張塞薛元鼎之言至都實而後
定黑水之難窮者流也歷代言人人殊安知異日
不有如都實者乎西洱河出罷谷山蒙茨和村北
流入寧河洱河源出此



贊

石齋贊

於齊維石維我少師匪咎則然寔玄厥思貞豫之
介微彰必知敦艮之止動靜以時我儀圖之誰其
似之帝賚者傳天降者伊金礪是用阿衡是資以
今揆昔公何讓斯爰究公學孰窺厥元養孟之剛
鑽孔之堅浩然塞中卓尔立前誕敷厥施體備用
全若玉在山若柱在川澤及庶物功成補天坤維
坐奠坤軸立旋繫茲碩膚齋中出焉崧嶽可配琬
琰可鐫願公允留作周孚先

林愈憲畫像贊

矯若貞松外聳風稜溫如良玉內腴神明參鳩棘
路則庶獄砥平我豸栢府則六詔澄清希先民之
邁德直哲人之儀刑尚溥厥施式闕厥贊

蔡龜崖邦伯像贊

巖巖龜崖凌映天台采采鳳苞揮翮雲霄假節東
海英聲四藹陟貳邵陵通駿有聲載董閩醜宰盆
興歌載典榆郡甘棠益詠方駕鶴黃可儀 廟堂
肖像丹青儼若神明

頌

敬所語六

連連往而德也天向倚歟仁其作聖有功曰歟
祇曰實而恭惟此厥意萬應被宗周前太保克迪
前蹤細而必於大德中而後克格王守曰厥躬敬
所一言萬事必習惟我祖國實似召公學宿虬揚
德茂淵中德歸于心迺篇言神靈在曉雷震在
聰匪直爾外用弘表中之統身之基維善之業踐歷
台極日邁日隆爰其其藏於用顯顯于時幹國于
時堯工于時運和燕及康寧萬事嘉結配彼元公
大哉斯所鴻號無窮

雜著

送晏時川東歸

蘭首仁即清廟... 年斯借臨... 守鐵冠... 寒...
亭霜玉帳牙... 擊風細細折衝... 擗... 裏坐清... 六... 認...
氣息想胸中... 甲兵... 散... 萬... 老... 真... 堪... 比... ○况有... 文... 章...
真節義... 曾伏青蒲... 叩... 血... 涕... 天... 孤... 今... 見... 倍... 光... 芒... 南... 斗...
也應相... 退... 避... 此... 成... 行...

奏且... 隄... 旋... 天... 曹... 書... 第... 一... 柰... 雲... 山... 無... 端... 入... 夢... 開... 却... 細...

論言

右調歸朝歡

雪後望蒼山

玉削芙蓉水滸山苔寒光臨滄海空見銀蟾落
珠圓千重寬小鶴驚堪披去駕白起直向雲中昔
生金母也曾相會醉巖山紅子今獨伴寒灯把一
盃濁酒當作元功想瑤臺仙子滿酒誰同自從別
後無消息但飛瓊臺重來相逢倚闌凝睇梅花香行
又報東風

右詞金菊對芙蓉

贈高元巖新建之廟

在四

伏以巽亦育材禮儀釋蒸大胥列於周官示敬舞
於其祀惟廟學並茲肇有唐初而祀典特隆莫如
昭代睦之和之邑與附廟號於廟慶百年闡典一旦改

觀聿培耳道之光靈武快語生之嗜仰茲嘉恭遇
 耶伯為公石廉之止江南俊偉甲第名甘水歷秋
 官刑鄉早陶之五教又頌岳牧政班詩神之六餘
 鷓薦飛聲麟符世佩德成更治六邦最顯以神
 為任宜一區區筭籌筮筮之間以風化存心尤好詩
 詩書禮樂之訓矧茲廟之新圖寔此邦之盛事然
 庭奕奕日庶將將日設有日發日儀日刑日具日春日秋日繁日張
 藻之奠日又日儼日聖日哲日之日依日美日則日其日德日報日功日亦日欲
 厲賢日公日斯日處日以日武日無日時日此日下日奉日禮日亦日敦
 知子產日二十米冲并細被魚侯之日成而





才克克邦家侈美科第邇惟人物靈炳山川蒼洱
擅六詔之雄龜鶴袪五峯之秀榆國開荒發解肇
聞杜老史城積久先登僅見復齋余愧續貂豈曰
得雋歷辛酉迄丁酉殆逾三紀之遙得茲賢媿昔
賢獨冠五魁之選更期杏苑花紅又報禹門龍化
輿情倍喜中呂聊歌 詞曰 花生筆五色光連
奎壁四十名中標第一丹桂飄仙籍○畫鼓紅旗
風細綠酒金花如醉試看南宮還得意臚勻傳

楓陞

右調謁金門

代送蔡龜崖邦伯入

覲 有引

伏以方岳朝

覲之期制當三載太守吏民之本課用六條

昭代典章大明黜陟恭惟邦伯蔡龜崖先生大人執事

三台靈氣兩浙儒英藻思雕龍祥光起鳳海邦初

試佩麟湖郡旋遷展驥八閩都轉運四列大夫階

實鉅聲宏左宜右有千里作樸榆師帥一時應鶴

拓福星教化文翁辭華常袞蒼山書院重新白鹿

洞親高揭繇賦定均平之則里閭無愁嘆之聲因

魴鱣革陽喬擾龍蛇為赤子臧臧否否勸懲有儆

言司雨雨賜賜精禱可銷曠沴脩火政以戒焚彼

























